

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
(香港) 桑尼研究公司

No. 2014~28

2014年6月27日

南懷瑾先生的正版書籍

編者按：本文摘自劉雨虹《東拉西扯》書中的五個小節。大陸簡體字和臺灣繁體字的不同正確版本，詳見圖書目錄。

南老師的書

有人問我，既然一年前（2012年10月19日）就離開了老古公司，也離開了太湖大學堂，為什麼還在忙？到底忙些什麼？

難怪許多人都問我同樣的問題，因為我常婉拒親友們的邀約，理由永遠是“最近很忙”。

說了不少次很忙之後，當然引起親友們的好奇。他們說，這麼大的年紀，到底忙些什麼啊？

其實忙的不止我一個人，而是四五個人，有時更是六七個人。我自己每天工作至少五六個小時，年輕的幾位，工作時間更長。大部份時間是忙著訂正南老師的書，而且是已出版過的書。

更因為東方出版社要重新出版，在編輯校對的過程中，正好配合修訂書中原來的錯誤部份。這也是我多年來想做而無時間做的事。

為什麼要做這種事呢？說來話長，先說一個《論語別裁》的笑話吧，大家自然就明白了。

《論語別裁》這本書，是1976年出版的（我並未參加工作）。出版不久有一天，發現書中唐太宗的長孫皇后，竟然印成了獨孤氏，於是我連忙去問老師。

我說：“老師！唐太宗的皇后不是長孫皇后嗎？為什麼《論語別裁》裡說是獨孤氏呢？”

老師的回答真妙，他說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由老師這句話，大家就可以知道，老師書中雞零狗碎的問題真不少。但是卻掩蓋不了書中那雄偉的氣魄，無邊廣闊的視野，瀟灑自在的信手拈來，令千千萬萬的人陶醉，而且愛不釋手。

老師讀書之多，令人難以想像，日久天長，不免會張冠李戴，把《紅樓夢》裡的話，說成《西廂記》中的；把古書的“左衽”，說成露右肩之類（中間少說了一句話）。因為古書的“左衽”是說邊區落後沒文化人的服裝，向左掩襟，與漢人的右衽相反。可是現在左衽、右衽、中衽都有，太多了，不能說他們沒文化啊！所以就變通說法了。

另外，在《原本大學微言》中，老古版本引用古書，竟漏了一大節，居然過了十幾年，最近才被讀者發現，難怪學院派的學者們，常批評南老師沒學問，不算學者。在這方面來說，老師當然比不上學者們的學問高。

歸根究底來說，南老師的講錄出版，當初都是一群熱心的同學們，東拼西湊而成的，在那個老師帶領的無中生有的情境中，

既無責任編輯，也無專業校對，反正先出版再說，如要等到十全十美，恐怕永遠出不了書。

現在我所說的訂正老師的書，是因為市面上流通的書很紊亂，擅自刪改的，不負責任的，充斥於各處，我們希望加以檢查訂正，以減少今人及後人查考的困擾。

說到書中的錯誤，還有一個重大的原因，就是聽講的同學們，都認為老師講的絕對正確無誤，所以並未查對資料。真是一群糊塗學生，怪不得老師不承認大家是他的學生。

後來經過 10 年 20 年，大家才體會到，老師也會記錯，也會有口誤。有趣的是，查資料時，網絡上很多是“南懷瑾說的”，而分明又是錯的。可見網絡上的資料，也是認為老師不會錯的人鋪上去的。

1990 年，我奉老師之命，到上海復旦大學，為了出版《論語別裁》這本書，與出版社的責任編輯陳世強會了面。當時大陸的批孔揚秦文化，尚未完全停擺，而臺灣方面的書籍，仍有“共匪”“毛匪”之類的字眼，並且有兩岸對峙的語句。

當時我只說一個修改原則，就是不適合簡體字版的言辭，可以刪除，但不可改動或增添。

這本簡體字的《論語別裁》，出版後我沒有看過，聽說錯誤不多，改動也少，可能與陳君工作嚴謹有關。復旦後來又出版了很多老師的書，我也都沒有看過，只是接到很多讀者抱怨的信和改錯的信。

這使我想起出版界一句流行的話，“無錯不成書”，這句話還真有些實在，因為沒有錯的書太少太少了。不過，更改原著的原意，是絕對不可原諒的。

還有一件必須說一說的事，就是前人的詩詞，老師常有改動

一兩個字的情形，認為比較更貼切。現在查對資料時，常發現版本很多，可見自古以來都有人更改別人的文句。所以什麼是原版？真難為了後人，害得那些專研考據的學人，一輩子所考據的，只有幾個字而已。

囉嗦了一大堆，我們這一群老師不承認的學生，就是天天忙著老師的書，希望整理出一套正確的善本，使讀者們有據可查，而所謂的正確，是指內容正確，是老師的原意。當然啦，也只是盡力而為，只能算是比較正確罷了。

一般說來，簡體字的版本，自2008年，北京東方出版《小言黃帝內經》起，之後所有老師的書，東方在付印前，都經過老師這裡校審過的，應該屬於正確的版本。現在大家除了忙著校正老師的書之外，也在編輯南師的年譜，這個工作牽涉時間久遠，頗為不易，但雖費力費時，也是必須要做的事。

拉雜了一篇，仍然文不盡意，留待以後再說吧。

《禪海蠡測》的故事

南老師親自撰寫的《禪海蠡測》(1955年)，很少有人看過吧！那本書不能算是白話，所以多數人看不懂，自然流通就不太普遍了。

其實，這本書也不能算是古文，只不過言辭有些古典而已，卻因此不能廣為流傳，實在是一件憾事。由於大家古文程度的退步，所以許多來向南老師求教的人，大半未曾看過《禪海蠡測》這本書。

好幾年前的一天，有一位呂老闆（松濤），前來見南師，並自稱看過《禪海蠡測》。老師聽後當即雙手擦眼，呂君不解師意，卻問道：“老師眼睛不舒服嗎？”老師回答說：“我是刮目相

看”。意思是說，你能看《禪海蠡測》，我對你當然刮目相看啊！當時在座的人都笑了起來。呂老闆是哲學系畢業的，程度當然不一般。

為什麼現在又提這本書呢？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，白話翻譯的《禪海蠡測》，最近就要由“東方”出版了，書名就叫《禪海蠡測語譯》，而翻譯的人正是在下我。

請大家不要誤會，以為我在吹牛自捧，其實，我只是趁此機緣，說明一下奇特的經過罷了。這本書是1976年就完成的，1977年南老師也已審閱訂正完畢，但卻拖到38年後才出版，而且是先印簡體字版，真夠奇怪的。

說起來要從1975年開始，那年秋天，從美國來台灣的一位天文學博士，向南師求教。此君學禪有年，但《禪海蠡測》一書，他只看懂了一半。

說看不懂這本書的人很多，但看不懂又奈何！而且，所看懂的一半，也只是認識文字而已，不是內容。

於是南師就有了想法，他說，頂好翻譯成白話！

當時的我，好像吃了熊心豹子膽，居然答應做這件工作，真是不可思議，因為我並不是學古文出身的，只是稍有涉獵而已。

豈知工作開始後，才知道太不容易，因為這不但是一本份量極重的文化典籍，還是一本參禪用功的指導，所以其中遣辭用字就極需斟酌了。後來更在工作進行三分之一時，南師認為不夠白話，只好再重新開始，捨棄一句一句翻譯，而改用意譯，與原句不必相對應。

反正折騰來折騰去，最後總算完成了這本書的翻譯工作。而最有趣的是，老師在1977年閉關之中審閱書稿時，忽然心有所感，就在《關中記妄》中，寫了一段自我讚美的話，太有意思了，現

抄錄如下：

正月初六（1977年2月23日）……近日因審閱劉雨虹譯《禪海蠡測》文稿，趁此拿起此書，自我閱讀一遍，準備清理修訂一遍。此書自民國44年秋初版以後，22年中，自己從未再看一次。平生寫作任何文字，作成以後，即怕再看一遍，覺得醜陋不堪。等於自己聽自己錄音，自己看自己照片，愈看愈醜。只有此次被迫需要校對，方仔細重讀一次，竟然暗暗嘆息，幾欲爲之拍案叫好。自忖如他生來世再來，讀到此書，不知如何低首歸心，敬重供養而禮拜之。

這本書當時雖然已經南師審訂完畢，但老古出版社剛成立，只有古國治和李淑君二人支撐，他二人還要負責給老師護關，又要照顧東西精華協會的事務。而其他幫忙的同學，只能業餘前來，所以出版的事就擱下了。

後來老師出關，又忙著講課，1979年又忙著籌辦十方書院……一直忙到1985年又去了美國，大家早把這本書稿忘得一乾二淨；直到2012年老師辭世後，在臺灣的追思紀念會上，陳世志學友提及此事，才又將書稿找出來。

但在印製的過程中，又有藏密人物的翻譯問題，政體變革問題，都需要核實，因為古今說法不同，繁簡用字也不同，一波三折，這本書命運實在多舛，不過，雖花費了一年時間，現在終於完成了。

感謝東方出版社編輯方面的認真和辛勞，以及許多同學朋友們的參與校核資料，大約在4月中旬，可以與讀者見面了。謝天謝地！

文化和文字（一）

說到修正南師講記的書籍，古國治老同學已經加入修訂的工

作，並且從他整理的兩本書開始了。

為什麼連老古的書都需要修訂呢？最根本的原因是，在老師帶領同學們奮鬥的過程中，專業人少，多數是業餘熱情效力老師的，連最重要的校對工作，都沒有專人負責，因為沒有錢，請不起。

就拿“人文世界”來說吧，那是42年前（1971）的事了。雜誌只賣八元一本，可是統一公司的林蒼生先生立刻送來四萬元贊助。這四萬元可以印一萬本了，而我們只印了兩千本。好在無人要稿酬（老師也不要），靠這筆款項才得以繼續出版。林先生後來對老師的文化事業捐助不斷，前幾年看到林懷民的一篇文章，才知道林蒼生早年還是一個文藝青年呢。

五年後（1976）古國治奉老師之命成立了老古出版社，當時只有他和李淑君二人，另有三兩個同學，都是外行的年輕人抽空來幫忙，大家都沒有薪水。

又過兩年多（1979），古國治結婚了，要找工作賺錢養家，才離開老古，投入職場。此時老師也結束閉關，開始管理老古，又辦了十方書院，在這段時間內，老師曾請過一個專業校對。

老師在六年後（1985）赴美，老古公司由陳世志負責，直到1988年才離開。在他負責的三年之中，出版了很多書，老古轉虧為盈，是他的功勞。但是有些書，不免有欠缺嚴謹之處，需要仔細訂正。舉例來說，《易經雜說》這本書，原是蔡策整理的，在陳世志離開前匆忙印行，後來只得煩請易學專家閆修篆老友義務幫忙，仔細訂正修改有五六次之多，才在意義方面減少差錯。

再說老師的課程，包羅學問實在太廣，有時必須專業知識才能校對，這也是困難之處，不是文字好就能整理講記的。我整理老師不少講記，常常遇到有費解之處，需再三考量，以免錯解。

所以，我所整理的老師的書，都是經過老師過目的。有一次老師說：“不必看了，你怎麼對自己沒有信心啊？”意思是說，我寫的沒有問題。我回答老師說：“不是沒信心，是不願負責”。我心裡想，老師看過後，如仍有錯誤，那就不是我的問題了。

其實，我是沒有信心的，因為學養不夠，有時很難確定老師講的真正涵意所在。如果是一篇文章，除了字句外，還有字裡行間的深意；如果是整理講話錄音，那就更加麻煩了，常會把意思弄反。

現在有許多人很有自信，又熱心想與大眾分享，就把錄音整理成文字公諸於世，卻不知道大家正在替他捏把冷汗呢。

還沒有說完，下次再說吧。

文化和文字（二）

上次說到整理老師的講記常有錯誤，在早期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，我們這些糊塗學生，都認為老師講的絕對不會錯，所以沒有去查核資料。

其實，由於老師腦海中的資料太多，太複雜了，免不了時有張冠李戴，人事倒置以及口誤的情況發生。又因為大家都是義工，沒有專業訓練的背景，自然會產生誤差。

最可笑的事就是，現在網路上查資料，有些竟然是出自南懷瑾的書，而偏偏就是老師的口誤。

老師講課時常引用古人的話和詩詞，又因為老師對於作詩是優等中之優，所以也常將古人的詩改一兩個字，認為比較更貼切，所以就變成引用錯誤了。

其實古詩詞的流傳，常有不同版本，費大勁考據出來的，也

只能說大概不錯罷了。

大約一兩年前，老師看到一篇文章，其中有一句“助紂為虐”的話。老師立刻說：“不是助桀為虐嗎？什麼時候變成‘助紂為虐’了啊？我小時候唸的書都是‘助桀為虐’啊”。

我當時就回答老師說：“我小時候唸的可是‘助紂為虐’”。

其實夏桀與商紂王都是暴虐的人，不管是助桀或助紂，都是一樣暴虐，意思都一樣嘛！大家習慣不同，言辭有別而已。所以看老師的書，能注重涵義才是重要的。

關於老師書的問題，到了2005年開始，就大大的改進了。具體的說，是從《莊子誦譯》這本書開始的。

2005年，我秉承老師的意旨，到了廟港，開始整理老師講的《莊子》。從2005年，直到2012年老師辭世，這七年間，總算把老師所講重要的典籍都完成了整理，大多數已出版。

在這個時期，得力於不少同修同學的助力，才能減少錯誤，完成工作，所以天下許多事不是一個人可以做成的。又因為其中的許多不確定，隨時可以得到老師的解答和教導，工作才得以順利進行。新書在大陸的簡體字版，起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後來改在北京東方出版社陸續出版，都是老師選定的。

90年代初期，老師在香港看到“十方”雜誌有關“唯識”方面的文章後，特別打電話給我，老師說，不可以整理他所講的唯識。

老師為什麼這麼說呢？當時我也有點納悶；我猜想，唯識學是一個很嚴重又重要的學問，老師在對大眾講這個課時，大概是方便說法為主，所以，總說是唯識研究，不是講解。這就更說明老師對文字，對學術的慎重和嚴謹了，哪像現在的人那樣自信，那樣自滿。老師常常告誡大家，小心！不要以好心得惡果。因此，

我始終沒有整理老師講的唯識，當然主要原因是能力不夠，更重要的是，老師沒有許可將他的錄音變成文字，所以才會聽到唯識就頭昏。

文化和文字（三）

說到唯識的問題，以我的淺顯了解和個人的想法，老師注重的是對佛法修證方面的印證；因為老師一生是專注在修，在證，在教化。

老師所教的修法，可不只是理論的，而是他自己先做過實驗，是閉關專修過的，所以是過來人，才能教人，才能對人指導修法。

同時老師的教化，並不只局限於佛法，而是包羅許多許多，都是互通互補的。很多人說老師不是學者，這話也對，因為學者是講學理的，講理論的，講得頭頭是道，但是能否實踐，能否活用學理，就不一定了。

但老師是重視實踐的，學問再好不能應用也是白說，就像有人說得一手好菜，卻不會做，那有啥用？古人說：“說食不飽”，會說不會做，沒用！

但是，唯識名相太多，不先知道是不行的，可是容易陷入名相之中轉來轉去，最後變成一個唯識學者，反而偏離了修行。所以，一般研究唯識的，多半成為學者。倒是有些出家人反而會與修持配合研究。

熊十力是有名的學者，早年梁漱溟請他到北京大學講唯識，他卻講他（熊）自己的《新唯識論》。梁漱溟可不只是一個學者，當然就對熊不客氣的指責了。

梁先生 20 歲前原是一個學佛的人，本來想出家的，但考慮到

多方面，才決定不走出家之路。所以他對唯識的了解，並不只是學者論點。

有一個居士對南陽慧忠禪師說，想要寫文章解釋佛經。禪師即命人端來一碗水，內放七粒米，碗上放一雙筷子，並問居士，這是什麼意思。居士說不懂。

禪師即說，你連我的意思都不懂，你還能懂佛的意思嗎？

熊十力這個著名的唯識學者，他的心得著作《新唯識論》，引起了太多的爭論，因為他是學者，所以他的了解與論點，與實際的佛法修證，定有偏差，也因為文字無法具體表達修證的確切含意之故。

也就是這個原因，南師不願將他講的唯識整理成書文，因為聽和看對人產生的效果是很不同的。所以方便講解和淺顯說明如果成為文字流傳，會產生偏差甚至誤解。至少這樣做違背了老師的意願。

老師也曾說過，要重新講唯識，那是三、四年前，老師在餐桌上對張尚德老師說，“我不久要講唯識，到時候你來聽吧”。

可是在老師最後的三年，領導大家研讀唯識時，卻用了《王肯堂成唯識論證義》這本書。

南師看過很多古來講解唯識的著作，認為王肯堂所講解的比較好，也說明王是個講求修證的人，所以悟解與學者就是不同。

王肯堂是明朝人，進士出身，更是一個著名的醫生。許多醫生都接近佛法或道家，醫屬於生命科學，唯識也好，佛法也好，醫學也好，都是對生命，和生命的一切活動有關的，所以這些研究，就列入了生命科學的範圍了。

南懷瑾先生的正版書籍

『南懷瑾文化』獨家繁體版發行，『白象文化』總經銷

◎ 六月出版：

- 1/ 《孟子與盡心篇》 南懷瑾 講述
- 2/ 《南師所講呼吸法門精要》 劉雨虹 彙編
- 3/ 《東拉西扯 — 說老人、說老師、說老話》 劉雨虹 著
- 4/ 《雲深不知處 — 南懷瑾先生辭世週年紀念》 劉雨虹 編

◎ 七月出版：

- 5/ 《禪海蠡測》 南懷瑾 著
- 6/ 《禪海蠡測語譯》 南懷瑾 著/劉雨虹 語譯

◎ 八月出版：

- 7/ 《金粟軒詩集》 南懷瑾 著/林曦 注釋

『東方出版社』獨家簡體版

◎ 六月出版：

- 1/ 《孟子與盡心篇》 南懷瑾 講述
- 2/ 《禪海蠡測語譯》 南懷瑾 著/劉雨虹 語譯
- 3/ 《東拉西扯 — 說老人、說老師、說老話》 劉雨虹 著

◎ 七月出版，南懷瑾著述：

- 4/ 《禪海蠡測》
- 5/ 《論語別裁》
- 6/ 《原本大學微言》
- 7/ 《孟子旁通》
- 8/ 《老子他說》（初續合集）
- 9/ 《南懷瑾講演錄：2004-2006》

- 10/ 《易經雜說》
- 11/ 《易經系傳別講》
- 12/ 《中國道教發展史略》

◎ 已出版，南懷瑾著述：

- 13/ 《孟子與公孫丑》
- 14/ 《孟子與離婁》
- 15/ 《孟子與萬章》
- 16/ 《莊子諷誦》（上下）
- 17/ 《列子臆說》（上中下）
- 18/ 《老子他說》（續集）
- 19/ 《我說參同契》（上中下）
- 20/ 《小言黃帝內經與生命科學》
- 21/ 《人生的起點和終站》
- 22/ 《瑜伽師地論：聲聞地講錄》
- 23/ 《維摩詰的花雨滿天》（上下）
- 24/ 《禪與生命的認知初講》
- 25/ 《答問青壯年參禪者》
- 26/ 《漫談中國文化 — 金融·企業·國學》
- 27/ 《廿一世紀初的前言後語》
- 28/ 《南懷瑾與彼得聖吉》
- 29/ 《Tao and Longevity》（《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》英文版）
- 30/ 《Basic Buddhism》（《中國佛教發展史略》英文版）

以及

- 31/ 《禪門內外 — 南懷瑾先生側記》 劉雨虹 著
- 32/ 《南懷瑾與金溫鐵路》 侯承業 著
- 33/ 《點燈的人 — 南懷瑾先生紀念集》

『上海書店出版社』獨家簡體版

◎ 六月新書：

1/ 《太極拳與靜坐》 南懷瑾 講述

◎ 已出版：

2/ 《南師所講呼吸法門精要》 劉雨虹 彙編

3/ 《雲深不知處 — 南懷瑾先生辭世週年紀念》 劉雨虹 編